

教授不點名

齧舌緘唇：政治正確性與假新聞

皇家學院前院長最新力作，紀錄媒體嗜血時代

西班牙皇家學院(RAE)前院長達里歐·畢亞努維瓦(Darío Villanueva)三月出版《齧舌緘唇：政治正確性和假新聞》(Morderse la lengua. Corrección política y posverdad)，連月再版數刷。本書理論與實例夾議夾敘，多處從文學批評和文本著手，勾勒文學與大眾文化的鏈結，談論媒體的變革、視聽訊息的傳播媒介，讀者從過去噤聲不語(咬舌和血吞)的社會到假消息滿天飛的今日如何理性判斷；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又如何操弄媒體和新聞，製造了許多似是而非或是假平等主張的語言革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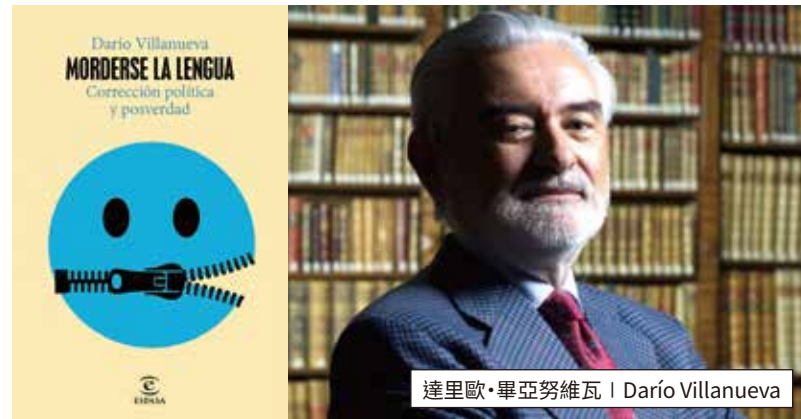
I AM 張淑英

I READ

El País / The New York Times /
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

現為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(2019-2022)。馬德里大學西班牙&拉丁美洲文學博士。2016年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(RAE)外籍院士。2019年起為西班牙王室索利亞公爵基金會通訊委員。2011-2013 擔任臺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，2013-2019 擔任臺灣大學國際長。

現為《英語島》定期撰文。學術專長為當代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。近年專注旅行文學、流浪漢小說、殖民時期紀事、中西筆譯理論與實務等研究。中譯《世界圖繪》、「明日之書」繪本共四冊，《佩德羅·巴拉莫》、《杜瓦特家族》，西譯北島的《零度以上的風景》等十餘部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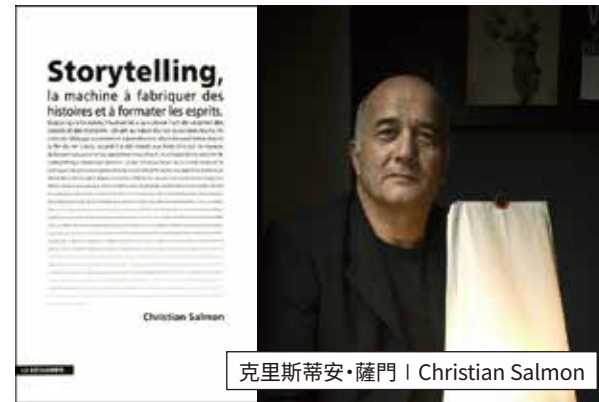


美國大選、英國脫歐，竟影響西班牙辭典選字？

畢亞努維瓦在院長任內(2015-2019)，主導皇家學院負責西班牙語的「去蕪、界定、光耀」(limpia, fija, da esplendor)的責任，接觸到千奇百怪的語言改革論調與建議，常需經過幾番辯論考究，方能決定是否採用新詞彙並編入皇家學院辭典通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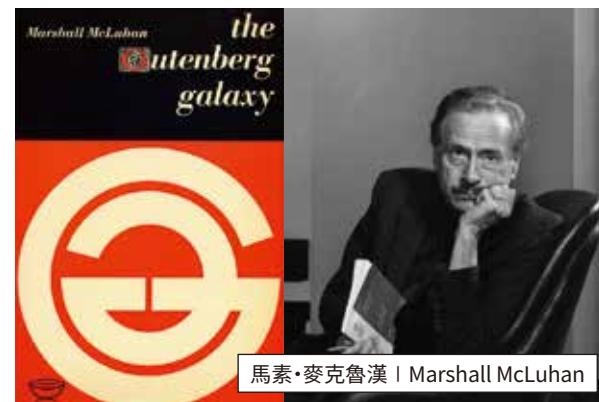
英文的post-truth(後真相)這個字，西班牙2003年首度有作家使用，翻譯成西班牙文的posverdad，但是一直到2017年底，皇家學院才正式列入辭典，變成西語認可使用的詞彙。究其原因，實跟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事件，引發社群網路更為高漲熱絡的現象息息相關。

除了「界定」"posverdad" (後真相，假新聞)的用法，書中也專章特別說明"bulos" (假消息)、"patrañas" (謊言/胡謔)此類特殊用字不同的程度與類型。例如後者(pastrañas)，除了"fake news"之外，還有薩門(Christian Salmon)的專著《說故事：編造故事和洗腦》(Storytelling : La machine à fabriquer des histoires et à formater les esprits)提到的「編、說故事」的機制和說服力。十餘年來，不僅在市場行銷被充分利用來推廣品牌，在媒體上也沸沸揚揚，負面操作地淋漓盡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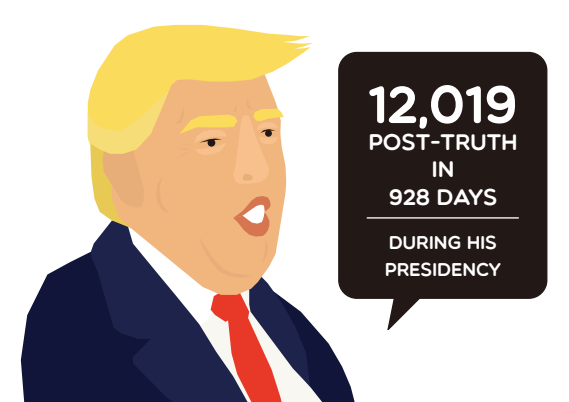


有權之人依舊肆意製造假新聞，亂象滋生

畢亞努維瓦在本書也提到他一向關注的馬素·麥克魯漢(Marshall McLuhan)的學理，一方面贊同麥克魯漢於1962年發表的《古騰堡星系》(The Gutenberg Galaxy: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)的「地球村」概念，另一方面也對他《理解媒介》(Understanding Media)裡強調「媒介即是訊息」的預言感到憂心，這無非就是當代媒體濫權和無冕王極端運作的亂源。



耐人尋味的是，八個篇章溯本追源，從古說起，從馬雅文明的聖書《波波烏》(Popol Vuh)的宗教信仰談到假新聞(後真相政治)何以有此力量讓群眾信以為真。政客操作假新聞的手段，常以模擬扭曲信眾對宗教的虔誠(死忠)，愚弄追隨者的信仰。此外，寓言故事裡〈國王的新衣〉就是最佳的例子。這則十四世紀時西班牙的《盧卡諾伯爵》(El conde Lucanor)選錄的寓言故事，經過塞萬提斯的〈神壇奇蹟〉(收錄在《幕間短劇》)，再到安徒生的童話，經過幾世紀的流傳，人們面對威權「視而不見」、「見而不信」，「信而不言」的盲目都讓假新聞後真相有了蔓延肆虐的機會。這當中還有當今最顯著的例子：在有統計數據的記錄中，川普在執政期裡，928天內共發布了12019次假消息，換言之，每天從領導人口/手中傳出13次假消息。



當政治正確凌駕媒體，社會將失去理性第四權

本書也提到我們處在一個不可逆轉、充滿挑戰和奇異的「後-」(post-)時代，而這個「後-」都跟「前」(pre-)、「次」(sub-)有對應比較的關係。作者以法國作家朱利安·格拉克(Julien Gracq)的《肚子裡的文學》(La Littérature à l'estomac，1950)為例，半個多世紀以前他就看到「後文學」的徵狀，也就是說「他的存在不是因為人們讀很多他的作品，只是單純頻繁談論他這個人」。十分諷刺的是，在格拉克的認知裡，作家不該比他的作品出名。

更貼近現實生活的介面就是性別政治的議題了。作者舉例去年西班牙封城，總理桑契茲(Pedro Sánchez)發布全國警戒時，說要「竭盡所有可能與不可能，保護西班牙全體人民」；西班牙文的"ciudadanos"(市民，人民)這個字的陽性複數，使用上包含了陰性和陽性，也就是保護全國的男性和女性同胞。但是，近年來，西班牙女性意識高漲，透過政治力量要求文字也要平權均等，因此，只要提到人，有男有女時，所有人稱要陽性、陰性同時使用。在作者看來，這就是刻意製造的「假用語」，扭曲文字的內涵與精髓，實無異於假新聞的本質。

畢亞努維瓦針砭政治正確性和假新聞是當代社會最顯著的症狀，讓理性和愚蠢的界線模糊，而兩者同時在政客、社群媒體、大眾傳播的論述裡滲透，影響人際關係、專業判斷，甚至研究、創造力與藝術表現。🇪